

顧頡剛通俗論著集

顧頡剛著

亞東圖書館印行

顧頡剛通俗論著集

顧頡剛著

亞東圖書館印行

版權所有

發行所

亞東圖書館

上海西藏路四七五弄六號
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

序

顧頤剛先生平素專心一意研究學術，關於一般的論著，輕易不見有文字發表。年來感於國難，不能不抽點埋頭研究的工夫，來發抒發抒自己對於大眾所要說的話。於是他要約同志，在北平，上海各地編印了許多通俗的刊物。這個小集，包含着八篇通俗論文，便是江孟鄒先生從大眾知識上碰集而成的。這八篇文字，大都針對大眾心理的弱點立論；他用最真摯的態度，最平正的理论，表達他內在的熱誠。所以讀到的人都非常感動，真有『廉頑立懦』的力量。現在這小集將單印出版，本來要顧先生自己寫點感想作序文的。因為他正從事於西北邊省的實地考察，在萬里征途中已無暇再顧到這一點。汪先生知我與顧先生有相知之雅，便把這序文交託給我。我雖敬佩他的熱誠和毅力，其實也無話可以增加他的重要和偉大。不過感於汪先生盡力

廣布，以冀深入人心的宏願，只好在這小集的前面說一句話，就是『顧先生這幾篇文字，都是用嚴肅的態度，認真寫成的，與他平素發表的學術論文，實無二致。』質諸汪先生和一般讀者，當不會說我發言輕率吧。

王伯祥寫於廿六年十月敵機在滬肆意轟炸聲中。

目次

亟應剷除的兩種舊思想	一
信仰	八
犧牲	一五
命運	二〇
創造	二七
堅忍	三五
互助	四三
寬容	五七

亟應剷除的兩種舊思想

我國人有兩種最壞的思想，一曰享樂，二曰怕事；這兩種思想又均出發于我國的人生哲學，就是：秦二世所說的『人生如白駒過隙』，莊子所說的『吾生也有涯』。一個人的壽命既經這樣短促，那麼自應趁這易盡的生命享受最大的愉樂，何必吃苦呢！一個人的眼光既經完全注射在自己的身上，那又何必必要社會國家呢！所以，爲了生活不得不賺錢吃飯，那是沒法的事情，那是受強迫的事情；這種事情應當越減少越好，而享樂的事情則應當越增加越好。爲了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，使得中國人成爲一盤散沙，沒法團結起來。我們現在所受的種種痛苦，可以說就是我們的祖宗建立的人生哲學送給我們的。

李白這位先生，當然是文學界的天才，但是他的頹廢也着實可以。他有

一篇春夜宴桃李園序，聲調鏗鏘，讀來非常悅耳。開頭是『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而浮生若夢，爲歡幾何！古人秉燭夜遊，良有以也。』這篇文章選在古文觀止裏，誰不讀到，誰不愛讀。店鋪裏賣的帳額，寫的是這一篇；廳堂上掛的字畫，畫的是這一篇。我旅行所及，在很小的村子裏也常常碰見這一篇文章，有的大書在寺院的壁上，遠遠就可以望見。它的勢力是這樣的普遍而廣大！其實，既已『浮生若夢』，就是『秉燭夜遊』還有什麼趣味？一個人所以會快樂，爲的是不知道有悲哀，或者是在這一段時間內可以忘記了悲哀；倘使在快樂的時候，念念不忘的想道：『我是快死的人了，我只要搶一點快樂』，那末這種快樂只是悲哀的變相，還有什麼甜蜜之感呢！諺語說得好：『黃連樹底下操琴——苦中作樂』，他們的人生就是這樣。人生是澈底的悲哀的，一生一世像做個大夢一般，於是一個人只該消極，過頹廢的生活。

其實天下事那有如此簡單。凡是生物都會傳種，綿延它們的種族的生命，就是它們不死的表徵。林黛玉唱的葬花詩『桃李明年能再發，明年閨中知有誰』，原是她的過慮。她以為花落了明年會重開，所以不必悲；可是人死了，也是子子孫孫沒有窮盡的，又有什麼可悲呢？記得古人曾有一句話：『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』；我們也可以套他的話，說：從直裏看，把我們一生弄得好好的，就是要把我們的子子孫孫弄得好好的；從橫裏看，把我們自己弄得好好的，就是要把我們周圍的人弄得好好的。一個人固然渺小，但是同左右前後的人一聯絡起來就偉大了；一個人的生命固然短促，但是同左右前後的人一聯絡起來就永存了。凡是不了解這個意義而對人生抱悲觀的人，在他本身是自尋苦惱，在他本身以外是貽害社會，貽害種族。

我不是說凡樂都不應該享，我所反對的，只是一般人所迷醉的那種自私頹廢的享樂。一個人如能從愛羣利他主義裏，享得鞠躬盡瘁的樂，所謂『鼎

饒甘如飴，求之不可得』，這種發揚民族精神，高尚偉大的樂，我們正該多享呢。

說到怕事，牠的流弊比享樂還厲害。束身自好的讀書人，都認『宦海風波，實難久戀』，於是賦有『遂初』，辭有『歸去』，甚至未打算進，先打算退，以爲『難進易退，乃天懷淡定之君子。』即使勉強出來問世，也要『在風塵勞攘的時候，每懷長林豐草之思。』這樣不盡心來做事，就是管仲晏子之才，也不會有什麼成效的。弄到一事無成，好顧臉子的清流，也只好把責任放在別人身上，嘆『道之不行』而引退了。這種怕事潔身的思想，便是不能合作的劣根性。一個國家，國民不能合作，還有什麼希望？不肯省進取，賢者不屑有爲，試問禍國殃民的官僚政治，如何會得消滅？所以我們若想救國圖存，就應該從不怕事開頭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，『事』不但不能因『怕』而免，並且越怕事就是越招

事。宋朝立國之初，契丹大敗之後，已呈衰象，而西夏尚未強盛，如果宋太祖是個有遠圖而怕事的人，稍稍整頓兵旅，經營西北，驅除外侮，真是易如反掌。無如他偏要集中精神安內，而不計畫攘外，以爲天下事真是這樣單純，可以任意擺脫，捨難就易；可是結果徒然養癰遺患，使得外侮成了宋朝的致命傷。又不幸宋朝的君主，一代一代多是怕事的昏君，讓敵人得寸進尺，把可以報仇雪恥的機會都錯過去了。等你所怕的事擴大到無以自容，當然自己也只好滅亡了。說到這裏，真令人不寒而慄。我們今日的處境，還是和宋朝相彷彿嗎？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，比澶淵之盟以後的外交高明了多少？我們目前已經到了大難臨頭的日子，殷鑑不遠，在宋之世。從這次大難的教訓，我們應該重新建立做人的標準。漢光武，郭子儀，寇準，岳飛……這些不怕事的英雄，才是我們的好榜樣。

怕事之害，即使退一步看，說不至於這樣嚴重，也是絕對無益的。怕事

的人，一有事來，只想避免，不求解決，結果問題永遠是問題，麻煩永遠是麻煩，把人生可以前進的路處處堵塞了。一個數學的天才，說不定因為在學校時討厭念英文而斷送了他的前途。一個軍事的天才，說不定因為初入伍時受不了長官的氣而淪落下去。許多高興的事往往伴着麻煩而來，等你擺脫得開麻煩，高興也消失了。俗語道：『吃得苦中苦，方成人上人。』這是從艱苦體驗出來的成功祕訣，可以做我們剷除享樂與怕事兩種舊思想的武器。

同胞們，起來，把以下的幾句諺語放逐到思想領域之外去：如『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』，『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』，『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無事』等等，因為牠們都是我們思想的毒素。

我們要挺起脊梁來，找事情去做，向難處做去，直把當前的大困難打破而後已。我們不怕死，因為人是死不完的，我們能有壯烈的死，才能使我們的子孫有安穩的生。延長我們種族的生命，才是我們永久的壽數。一個人的

幾十年的生命，顧戀些什麼！我們要把畢生的艱苦，換得臨死時一瞬的微笑，那才是我們應當享受的真正的樂趣呢！

信 仰

信仰是一種心理狀態，是人類依據主觀見解，而對於人，或其他事物生出的堅決信心。這種信心，每每可以成爲一個人，或一個社會行動的指揮棒，推動機。它無形，然而却有絕大的力。一個人不能沒有信仰，一個社會也不能缺少信仰。

凡爲一種信仰心所寄寓所附着的，都可以稱做信仰的對象。信仰的對象原有許多種色，可以任憑個人的心意去挑選。但我想，最好的信仰對象乃是這個人他自己。一個人最好能夠自信。其次的，便是信別人，或信宗教。

我以前曾聽見一個年輕朋友說：『我什麼都不信，就是信我自己。』這一句話初一聽到，彷彿覺得這人過分狂狷。但仔細往深處一想，便知他這種態度是對的。能夠有堅強的自信心，乃是他的好處，他的成功立業的基礎。

一個人要幹一樁事業，或完成一種工作，起碼他得先信仰他自己，他得有那種自我信仰心。信仰自己這樣做是對的，信仰自己是有能力做這個的，信仰自己一定會做得好。有了這種自信心，才會有膽量去做事，才會生出潑潑刺刺的一股力量去做事；才會高高興興的踏着自己劃定的路線，朝着自己的目標走去。同時，因為有了那豐厚的自信，便也能夠對工作本身感覺趣味；並能使這趣味延續，永恆的努力下去，而不會使從事這工作的意念，只成為一時的衝動。中途也不至於因別人偶發的言語，而住口不唱自己的進行曲。

不能自信的人，肯信別人，能信別人，將一份赤誠堅強的信心，完全交付給一個領袖，或一個宗教，也是好的。

所說的將信心交付給領袖，信仰領袖，却絕不與崇拜偶像一樣。意思只是說，我們崇拜這一個卓絕理想的人格。覺得他的主張是對的，只有踏着他

的影子走，才會走到我們理想的地帶。在行動方面，我們願意將全部力量拿出來，用在他分派的工作上，在心理方面，完全傾向他，擁護他。這樣便能直接間接幫助一個領袖完成他的計劃，實現他的理想。土耳其的民衆不肯信仰凱末爾，土耳其將永無復興之望。蘇聯民衆不信仰他們政府的領袖，五年計畫將永遠不會完成。羣衆對領袖的信仰心，每每可以形成一個絕大的力量，輔佐一個領袖去做事。所以，我們如不能相信自己，只要能夠信仰領袖，輔佐一個領袖去完成計劃，也是好的。

能夠信仰宗教的人，比着沒有信仰的人也好得多了。所謂信仰宗教，是說：崇拜嚮往教主的人格，看到這教門中所含蘊的那種偉大精神。而將自己的熱情全部栽培在這信仰上，使牠開花。

信仰宗教信得真，捨身爲人的犧牲精神表現得貫徹，便顯得這人有幾分獸氣，但這不要緊。頂可怕的，却是那沒有獸氣的信仰。

這種沒有獸氣信仰的人，他信仰的不是宗教，而是信仰『信教可以得到洪福，厚祿，長壽』這一句話。中國人信仰宗教的多半信的是這句話，不是信仰宗教。因此，以前中國佛教徒，只能使香枝紙碼店多賺筆錢，而不能如西洋基督教徒回教徒做出許多社會事業。

寫到這裏，我想到一個笑話：兩年以前，我家門口住着一個老太太，她窮得沒法生活，便領了洗，入了天主教。這教徒真虔誠極了，每天教堂裏的早彌撒晚彌撒一次也不缺席。兩個月後，一天早晨，她忽然不到教堂去了，把聖經也扯了，聖像也燒了。有人問她爲甚麼這樣，她說：『人家都說信了教便可以發財過好日子了，我信了兩個月的教，天主，聖母瑪利亞也沒有叫我發財，反到更混不上飯吃了，我還信牠做甚麼？』中國人信仰宗教，便是這老太婆式的。不是信仰，而是勢利的迷信。用信仰作博得幸運的手段，手段玩得不靈，信仰便發生動搖了。這種信仰，是沒有價值的，是不能做出一